

味 目 篇 小 说 系 列

正阳门外

卷 三

老 鋪



沈 家 和 著  
北 京 出 版 社  
文 志 出 版 社

京味长篇小说系列

《正阳门外》卷三

44.572 04.57  
02389

# 老铺

沈家社 著 清子

北京出版社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10958277



条码已贴，损坏赔偿

17.5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正阳门外 卷三:老铺/沈家和编. —北京:北京十月  
文艺出版社,1997.11

ISBN 7-5302-0489-0

I. 正… I. 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1659 号

京味长篇小说系列《正阳门外》卷三

**老 铺**

**LAOPU**

**沈家和 著*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版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 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 625印张 390000字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5302-0489-0

I·495 定价 20.00元

# 序

刘绍棠

认识沈家和同志十几年，我最赞赏他在文学领域一心不二，致力京味大众小说创作，很有主心骨。不管花说柳说，也不顾冷遇慢待，咬定牙关知难而进。其精神和毅力，令人不能不兴“暮色苍茫看劲松，乱云飞渡仍从容”之叹。如今，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写出来，多卷本的京味长篇小说系列《正阳门外》正在出版和将要出齐，花团锦簇，硕果累累，可谓事实胜于雄辩。

本来是个一点就透的真理，却绕了十几年的弯子，至今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。这个是人就能明白的真理便是鲁迅先生1934年4月19日所说：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，有地方特色的，倒容易成为世界的，即为别国所注意。打到世界上去，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。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，大抵不以为然。”（《致青年版画家陈烟桥的信》）

然而，不知在哪里背住了扣儿，不仅是青年艺术家，而且某些党政大员、社会名士也“大抵不以为然”。浪费了十几年的笔墨、钱财、光阴，探索来探索去，忽然发现灯下黑，真理早在60多年前就已白纸上落下黑字，只因数典忘祖，才付出了本不该破费的代价。

假如熟读鲁迅先生的《拿来主义》，何至于上洋人那么多当，吃洋人那么多亏，被洋人那么小看。套改一句田间的著名诗句：洋人赚了你的钱，还要指着你的脊梁说，这是个屁头！

为了说明这个是人就能懂，窗户纸一捅就破的道理，十几年来我每年都要写二三十篇文章，掰开揉碎，翻来复去，唠叨我1979年3月讲过和写过的那些话：“大洋彼岸的外国人，看大洋此岸的中国人也是洋人。洋就是土，土就是洋；越洋越土，越土越洋。”日子不可长算，积少成多竟出了10本书，耽误我写出更多小说，实属不务正业。

这个绕口令，国内嗜好“麦当劳”、“肯德基”、“加州牛肉面”、马克西姆红菜汤的全盘西化论者，大都嗤之以鼻。但是，出洋到海外见过世面的人，却大多都说：“此话不假，诚哉斯言。”

沈家和同志的创作成果，给我的鼓吹作出了力证。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威，今后我还要增加音量。

1996年11月 姻笼斋

—

半夜，刘雅芳突然被狗的叫声惊醒，同时，她还听到噼噼啪啪的爆响，一睁眼，见窗户纸被映得通红。

“火——着火啦！”雅芳大吃一惊，高喊起来。

喊声惊醒了睡在炕的另一头的老爹和老娘。

两位老人几乎同时“啊”了一声。

“爹！娘！快救火！”雅芳“噌”地跳下炕，边披衣裳边大声说。

“小芳，准是南屋走水了！”火都上房了，但刘老栓还是不愿说“失火”这两个不吉利的字眼儿。他腿脚很利索，穿着裤头，光着膀子，将辫子盘在脖子上，一骗腿儿下了地，边向屋门跑边喊，“快去喊松荃！”

披着素花褂子，穿着大红布裤头的雅芳提上鞋，跟在爹身后往门口跑。

“小芳，穿上裤子！”正往炕下挪的刘杨氏大声提醒女儿。

“哎。”雅芳这才意识到自己没穿长裤子，转身又要上炕。

“这会儿还顾那么多！”刘老栓回头对女儿喊道，“水火无情！快，快，快！”

雅芳抄起盆架上的铜洗脸盆，跟爹一起冲出屋门。

院里火光冲天，小南屋的门窗冒出黑烟，蹿出火舌。

“着火啦——”

“街西头刘老栓家着火啦——”



“快救火呀——”

街上传来撕心裂肺的喊声。

全村的狗一起狂吠起来。

雅芳跑到小南屋门口，大喊道：

“松荃！松荃！你在哪儿？”

小南屋内没有人声，只有噼噼啪啪的爆裂声音。

“松——荃——”雅芳像闪电似地向小南屋门口冲去。

“小芳！站住！”刘老栓像飞起来似地跳到女儿身后，同时将一桶水从头到脚泼到女儿身上。

雅芳钻进了火海，大喊着：

“松荃——”

刘老栓也跑进小南屋。

十几个村民冲开刘家的篱笆院墙，有的提着水桶，有的拿着木盆或铜盆，还有的挑着两桶水，在火海前围了一圈。

几乎人人都将脑后的辫子盘在脖子上。只有村中土地庙的刘和尚是光头，光亮得就像他刚才在庙里敲的木鱼儿一样。他虽然也是大清国的男性子民，但他的特殊“职业”使他可以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在头上留辫子。他挑着庙里的两只木桶，向火场飞跑。

“哗哗哗”十几道水帘在火光照耀下，向火场泼去。

“水缸在这儿！”刘杨氏站在东屋厨房门口喊道。

“使盆的舀缸里的水，使桶的上井台儿打去。快！”鬓发斑白的齐秀才边救火边指挥着。

小南屋内，成了烟和火的世界。

一条条火舌吼着、跳着，尽量肆虐着屋内的一切。

在里屋屋角的一张桌子底下，趴着一个“火人”，他身上的衣服和头上的辫子都烧着了。可他却像毫无知觉似地一动也不动。

“松荃！”雅芳向“火人”扑过去。她摇着“火人”的身子喊道，“松荃——”



“火人”苏醒过来，他推着雅芳的胳膊、吃力地说：

“别管我……快……快……书……药方……”

原来，刚才趴在地上的岳松荃是在保护一堆书和一大沓子药方。他身上的衣服和头发起了火，可那些书和药方却安然无恙。

“啪”的一响，一根噼啪作响吐着火舌的椽子掉下来，落在那堆医书和药方旁边。

“书……我的书……”岳松荃挣脱雅芳的胳膊，扑向书和药方。

刘老栓一个箭步跳过来，不容分说，背起岳松荃边向屋门跑边对女儿说：

“你抱那堆书！快！快！”

屋顶又有两根椽子落下来，同时还传来嘎巴嘎巴的声音。

雅芳踢开着火的椽子，迅速脱下已着火的褂子，扔在地上，几脚踩灭褂子上的火苗，将十几本书和那沓子药方统统包在褂子里，往怀里一抱，向屋门冲去。

当刘老栓背着岳松荃，雅芳抱着书和药方，父女俩前后脚跑出小南屋时，“轰”的一声，小南屋倒塌了。

这小南屋是孤零零的两间房，离东西厢房有一段距离，离正房北屋更远。

飞起的尘土呛得人们直咳嗽，同时也压住了火势，随着人们继续泼水，火苗越来越小，最后只冒白烟了。

齐秀才扔下水盆，几大步走到从火海里救出来的岳松荃身边，拨开众人问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又昏过去了。”正在给岳松荃掐人中的刘老栓低声说。

“齐大叔，您看……”跪在松荃身边的雅芳哭起来，她的一缕头发烧焦了，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小褂，因为前襟被水浇湿了，可以隐隐约约看见她胸前的红兜肚；下身穿着大红布裤头。

“快穿上衣裳。”刘杨氏把一件蓝布褂子披在女儿身上。





“你先进屋穿好衣裳去。”刘老栓提醒女儿。

“齐大叔，您快给他瞧瞧吧……”雅芳没动地方，一双闪着殷切希望的大眼睛看着齐秀才。

刘老栓见女儿不动地方，一指躺在地上的岳松荃说：

“要不把人抬北屋去吧。”

“别，就让他躺在这儿吧！”齐秀才拦住众人说，“我琢磨着松荃准是熬药被什么东西熏晕过去了。屋里更憋闷得慌。”

岳松荃的样子很吓人，他脸上、脖子上、手上和脚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燎泡。两眼紧闭着，脸色白得像一张纸。嘴唇被他自己咬得裂了口子。

显然，他刚才在昏迷状态下还挣扎过。

因为是初夏天气，夜间也不冷。

人们望着火场上的一片瓦砾，默默地散去。

“改日再谢大伙儿吧……”

“让乡亲们受累了……”

刘老栓和老伴一前一后地送着人们。

“咳！这还用客气！”齐秀才冲刘老栓和刘杨氏的背影说，“谁家还没个为难着窄的时候，何况又是水火无情。”

雅芳穿好衣裳，抱着条狗皮褥子从北屋出来。

“雅芳，拿把剪子来。”齐秀才大声对雅芳说。

“哎。”雅芳转身又进了北屋。

果然，岳松荃呼吸了一会儿新鲜空气，渐渐苏醒过来。

他吃力地睁开眼，看着周围的人说：

“我……我闯下了大祸……”

“你呀，什么也甭说，好好给我养伤。”齐秀才语气坚定地说。

“我……我的书……药方……”岳松荃眼角向身边扫视着。

“你的药书一本不缺，”雅芳一边把剪子递给齐秀才，一边安慰岳松荃说，“药方也一张没丢。放心吧！”

齐秀才等雅芳把狗皮褥子铺好，两手一抄岳松荃的腰和腿，把他抱到褥子上，开始用剪刀剪他的衣服。

岳松荃身上的伤更重，不但燎泡一个挨一个地布满全身，不少地方的皮肉也烧黑了。

当齐秀才用剪刀要剪开岳松荃的裤头时，岳松荃本能地呻吟着：

“别……别……”

“别什么？”齐秀才剪断裤头的松紧带说，“这会儿不剪开，待会儿粘在伤口上，还不疼死你呀！”

雅芳忙背过脸去。

刘杨氏正用盐水轻轻地给岳松荃洗伤口，她看了齐秀才一眼说：

“我个老婆子怕什么呀。他齐大叔，快剪吧。”

岳松荃呻吟着。

雅芳又大方地转过脸来，她抓住岳松荃的一只手说：

“松荃哥，要是忍不住你就喊出声来。喊呀！”

“雅芳！……你……你也伤着了……”松荃盯着雅芳的脸说。他脸上流下黄豆粒大的汗珠子。

“我看得送松荃哥上县里治伤去。”雅芳说。

“不用……给我贴藿香膏就行……正好试试藿香膏的疗效。”岳松荃提高声音说。

“嗯。”齐秀才点点头说，“你们要是听我的，就使松荃自个儿熬制的藿香春阳膏给他治伤。说真格的，咱县城德仁堂药铺那个坐堂大夫，未必配得出比藿香春阳膏更好的药来。”

松荃费力地说：

“我又加了味雄黄。常言说，雄黄雄精腰黄，多名异质同房，解毒杀虫辟疫，截疟灭蛔……”

松荃说不下去了，张大嘴喘着粗气。



“截疟灭蛔疗疮，对不对？”齐秀才接过松荃的话茬儿说，“今儿个这场火呀，十有八九就是你这味雄黄闹的。你呀！为早日制成藿香春阳膏，黑夜白天连轴儿转，准是你困得打盹儿了，没留神雄黄包儿掉火里头了，把你熏晕了还不算，连房子也点着了……”

“我是打了个盹儿。”松荃眨着眼睛说。他眼泡肿得老高，上边还有俩大燎泡。他沉默了一下说，“刘大叔，我说什么也要把您的两间南房给您盖起来……”

“别说傻话，只要人在，比什么都强！”刘老栓说。

“打今儿个起，让松荃哥住西屋吧。”半天没言语的雅芳说，“我伺候他，也搬西屋住去。”

“胡说！你个闺女家！”刘老栓说，“有我这个当爹的，且用不着你哟！”

“您不行，爹。”雅芳固执地说，“您粗手大脚的，谁受得了呀！”

“你们爷儿俩别瞎餓餓了！”刘杨氏拉起女儿，看着老伴儿说，“都听我的，我给我大侄子守夜，就是伺候他拉，伺候他尿，我也情愿！谁让我大侄子有这点儿灾呢。”

“松荃能遇上你们这一家三口儿，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份！我也不多说了。”齐秀才站起身来，“那藿香春阳膏该怎么贴，几天换一回，你们就问松荃吧。都早点儿歇着吧。回头见。”

果然不出齐秀才所料，雅芳和她娘按松荃说的法子，给他全身的伤口贴上藿香春阳膏，几天后所有伤口都结了痂。

雅芳拿松荃开的药方到县里德仁堂抓了两副汤药，煎好喝下去后，高烧也退了。

可是，从第六天起，松荃身上的伤口又开始奇痒难忍，背上的伤口又要化浓。

“我说什么来着？”雅芳急得直捶炕沿儿，“不能再耽误了！县里德仁堂坐堂大夫不行，咱上北京治去！”

“雅芳，你是急糊涂了。”松荃深情地拉着雅芳的手说，“我这全身没一块好地方，又是骑驴，又是坐大车，到了北京城，我也成烂泥了……”

“那也不能在这山沟儿里头等死呀！”雅芳哭出声来，“你夜里烧得说胡话，你知道人家心里头多……”

“雅芳，你把药书给我抱来，我自个儿有辙。”

“都病成这模样儿啦，还看药书？”

“那就不看，等着让我一点儿一点儿活活烂死！”

“甭管什么时候，你也忘不了气人！”

“别傻生气了，麻利儿把药书给我抱来吧。”

雅芳只好把十来本药书抱来，一本本地摆在地上的一张炕桌上，可她不让松荃自己拿书，而是由松荃选好看哪一本，再由她把书拿在手里，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。

两个人忙了多半天。松荃靠在雅芳的怀里，忍着全身剧疼，开了个很简单的药方，让雅芳上县里德仁堂把药抓回来，立即掺在原来的藿香春阳膏内重新熬制。

这一切过程，都是松荃动口雅芳动手。

等新的藿香春阳膏熬好了，晾凉了，雅芳立刻把膏药贴在松荃的伤口上。

奇迹又出现了，二次发炎流浓的伤口，又结出新痂。

换药的时间由两天变三天，松荃有时故意将快好的伤痂偷偷揭下来几块，让雅芳给他贴上再一次熬制的藿香春阳膏。

一个月后，当松荃的伤完全好利落了，雅芳整个人瘦了一圈儿，连眼圈儿都黑了。

这一个月，松荃修改了十几次藿香春阳膏的方子，由雅芳抓药熬制，而松荃身上的伤口，成了测试藿香春阳膏疗效的试验品。

当雅芳扶着松荃走到院子里，二人望着已经被清理干净的小南屋地基时，松荃笑着说：



“咱们得谢谢火神爷，是他老人家给咱们送来了疗效这么好的藿香春阳膏。”

“你呀，得好好谢谢你刘大叔、刘大婶，为了你试验春阳膏，他们把家里能卖的全卖了，连那两棵挂果的枣树也出了手。”齐秀才不知什么时候进了院门，走到松荃身后说。

“啊！”松荃这才注意，原来小南屋西墙外的两棵枣树已经没有了。他喃喃地说，“我还以为是让火烧死了呢，敢情是卖了？”

“只要你把藿香春阳膏鼓捣出来，把这个家卖了也值！”刘老栓接茬儿说，“这不光能给跌打损伤的病人治病，连你也是靠它活过来的。”

“大叔，您救了我！”松荃突然激动地跪在刘老栓脚下，“我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！”

“起来，快起来！”刘老栓拉起松荃说，“咱爷儿俩不兴这个。想当初，在老宅子里，咱爷儿俩就有缘……”

岳松荃是北京岳家老铺乐达堂老东家岳延寿的孙子，也是老东家的“眼中钉”和一块“心病”。

关于松荃那传奇式的身世，得从光绪八年他降生的那一年说起。

岳家祖籍原在浙江，康熙己酉年岳尊义以手拿串铃走街穿巷，背着中草药箱行医卖药为生，流落到京城。后来创办了乐达堂药铺。传到岳延寿已是第八代。

光绪八年五月初五端午节，岳家老宅的几进院子的老老少少正忙着过节时，东跨院三爷房中的丫头跑到老爷房中报喜：

“三奶奶生了个大胖小子！”

岳延寿正闭目养神，丫头的話引出他“啊”了一声，接着老爷子打了个激灵。

当他的目光落在那报信儿的丫头脸上时，他又“啊”了一声，原来他突然发现这个奇丑无比的丫头的模样恍恍惚惚像神龛上火

神爷的模样。

就在老爷子使劲眨眼，想调整自己模糊的视线时，他又大声“啊”了一声，因为他的目光中出现了浓烟和火苗。紧接着便传来喊声：

“药厂着火啦！”

“药厂走水啦！”

与老宅相连的药厂成了一片火海。

老东家下令，让账房准备两千两碎银子，放在一个大筐箩里，抬到街上，声称不管是柜上的人还是过路行人，谁参加救火都有赏银。

很快，一筐箩碎银子用完了，老东家命人又抬来一筐箩。救火的人得了赏银真卖力气。

前后花了六千两银子，这场大火才扑灭。

老东家回到宅内办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命人到白云观“请”来天师符和钟馗像贴在东跨院内各处，以逐“邪祟”。

这一来，全族的人都认为三奶奶刚生下来的这个男孩儿是不祥之人。

老东家办的第二件事，是将那个酷似火神爷模样的丑丫头逐出门外，交给牙行卖掉。

但是，岳延寿办完上面两件事后，并未逐净“邪气”，当日下午，岑王爷派王府管家陈福来宣岳延寿去王府为七格格诊病。

岑王爷有七个女儿，大格格是同治皇帝的宠妃，现在只有这位十七岁的七格格待字闺中。

岳延寿到了王府，为七格格诊脉后即向岑王爷道喜：

“恭喜王爷，七格格乃是喜脉……”

岑王爷没等岳延寿说完，便拂袖离去。

岳延寿站在厅中，直到黄昏，无人理睬，悻悻地出了王府大门，一下子愣住了，原来他坐的轿车已被砸烂，马也被杀死，车



把式刘老栓正蹲在街上生闷气。

老东家回到家里，叫来三儿子岳嵩年，厉声道：

“你媳妇生下的那个孽子乃不祥之物，不能留在老宅，我看就送到乡下给一个佃户吧。”

“爸爸……”岳嵩年大惊失色，忙跪在老东家脚下说，“孩儿已到而立之年，才得此子，求您老人家开恩……”

“不必多言！我是为全族人着想，万万不可留下这个孽种！”老东家毫无商量的余地。

岳嵩年回到自己房中，与妻子许氏大哭一场，但父命难违，只好给刚刚降生到人世间的爱子找避难所。

小少爷刚出世就要离开老宅这件事成了奇闻传开了，马房的车把式刘老栓来到东跨院对三爷说：

“三爷，您要信得过我，就让我把小少爷抱走，让我媳妇养着他。不瞒您说，我媳妇刚……”

像铁塔似的一个汉子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。原来，他媳妇也正坐月子，可婴儿生下来就夭折了。

岳嵩年问道：

“刘老栓，你家在……”

“我家在京北密云县石匣镇齐家村，离京城二百多里地。”

“嵩年，这大老远的，月窠儿的孩子哪经得了颠簸呀！”从西屋传来三奶奶的声音。母子连心，她正为儿子的遭遇而焦心。

“没关系，我亲自把孩子抱到齐家村去。”岳嵩年说，“离家远点儿，孩子倒安全。”

“三奶奶，您就放心吧！”刘老栓大声对里屋的产妇说，“就是我家的人饿肚子，也决不让小少爷受委屈。这话您爱听吧！”

“刘老栓，你得依我一件事。”岳嵩年握着刘老栓的手，声泪俱下地说，“这孩子随你姓刘，可他的名字得带个松字，我看就给他起名叫松荃吧！”



“您多虑了，三爷。”刘老栓说，“孩子叫岳松荃，用不着改姓。我看老东家只是一时糊涂，等他老人家回心转意，我再把小少爷送回府，保证孩子连一根头发丝也不少。”

转过年来二月初二，小少爷还真回到了老宅，这是因为老东家心里的一个疙瘩解开了。

自从岳延寿给岑王爷七格格诊脉受辱后，老爷子一直耿耿于怀，发誓要解心头之恨。

他暗嘱京师名医，再去为王府七格格诊脉时，均开方施以黄芪、当归等补气安胎之药。

十月满足，七格格生下一个女儿。

岳延寿早让刘老栓与王府管家陈福牵上了线，对七格格的产期，心中有数。

如今七格格生下女儿，岳延寿找上门来对前次诊脉时砸车杀马之事讨个公道。

岑王爷怕家丑外扬，低头认错，赔了车马。

王爷命陈福连夜将七格格的女儿送到乡下去，严令不许走漏消息。

而陈福得了岳延寿的银子，没将女孩儿送乡下，却偷偷将孩子给了刘老栓。

岳延寿的意思是要长期抓住岑王爷的把柄，因为他深知，为了七格格的丑事，已使岳家与王府结下了仇，以后岑王爷说不定会报复。到那时，有七格格私生女这张王牌在手里，说不定会降服老王爷。

当岳延寿连走几着好棋，正洋洋得意时，刘老栓却悄悄地对老东家说：

“您这着棋高是高，就是损了点儿。”

“损？”

“没错。您知道吗？七格格找不着闺女，又是吞金，又是上吊，





几次自杀都没死成，如今是活不成又死不了……”

“你甭给我派不是，她吞金上吊，碍着我什么了？”

“一个私生女儿都这样揪娘的心，要是光明正大地养下的儿子让人家弄走了，这……”

“又要派我的不是！”

“不是我派您的不是，您又不是瞅不见，三奶奶自打小少爷离开她，有过一回笑脸儿没有？俗话说，虎毒不吃子……”

“我们岳家什么药都卖，可就是没有后悔药……”

“您让我把话说完了成不成。您不是让我把七格格的私生女儿抱走吗？那我还得给您抱回个孩子。”

“抱回来一个？谁的？”

“您的亲孙子，叫岳松荃，都快会走了，长得别提多像您了。”

……

岳松荃回到了阔别近一年的爹娘身边。

而岑王府七格格的私生女儿却在齐家村留了下来，她就是现在的刘雅芳。

岳松荃这孩子确实与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自幼聪明过人，争强好胜，顽皮异常。长到五岁时，由于他太淘气，整日胡闹，被爷爷多次暴打。

老东家又把三儿子岳嵩年找来怒斥道：

“你那个孽种都快气死我了！把他赶走！”

“爸爸，您也真是的，跟个小孩子动什么真气呀？”岳嵩年袒护儿子，对老父亲闪烁其辞，“我知道您看不上松荃，往后我不让他出屋子，还不行吗？”

“再让我瞧见他，我敲折他的狗腿！”

没法子，岳嵩年只好把儿子关在自己房里，白天让妻子许氏哄孩子玩，晚上放孩子到院里，父子二人，拣柴生火取暖，彻夜捧着药书说个没完，爸爸教，儿子学，三爷嘱咐儿子，一定要继